



季节



秋风枣子红

李运明



老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枣树，树上结的枣子袈裟压枝，秋风轻轻一吻，枣子就羞红了面颊。

这棵枣树，树干粗硕，枝桠虬曲，向四面伸展。暮春，枝条上开始抽芽展叶，密密的枝叶犹如撑起了一把绿色大伞。小鸟欢喜地在枝叶间雀跃蹦跳，展开清脆的歌喉，奏出悦耳的歌吟。在初夏熏风的应和之中，枝叶丛中绽放出一簇簇枣花。枣花淡淡的，黄黄的，宛如锅里熬煮小米开的花，散发出缕缕清香，溢满小院。蜜蜂闻香而来，嘤嘤嗡嗡的，忙着采花酿蜜。不几日，花谢果成，枣儿如麦粒，如纽扣，如小铃铛，一天天长大，玲珑剔透，在枝叶间簌簌地摇荡。这时节，我喜欢在树下放一张软床，白天躺在树阴下乘凉，晚上透过枝叶的缝隙看星光闪烁。睁眼闭眼之间，树上仿佛满是枣子。就在这树下，我做过一个奇特的梦，满树的枣子熟了，流星雨一般地落下来，我兴奋地捡拾着枣子吃起来，吃呀，吃呀，直到把肚子吃得鼓鼓的，才恍然一惊，醒了，嘴里满是枣子的甘甜。

很快，秋天到来，枣子开始红了。先是一颗两颗的，像是秋风留下的鲜红的吻痕，不几日，那红晕渐渐扩展，就红了整个枣子。一颗两颗枣子红了，满树的枣子就急不可耐起来，争先恐后地红了。放眼望去，枣树上像绽开了点点的红花，像挂起了一颗颗油亮的红玛瑙，又像闪烁着的一颗一颗的星星。我迫不及待地摘下一颗枣子，摞进嘴里，就咯吱咯吱地嚼起来。嗯，甜，真甜！于是就接二连三地摘下枣子吃起来。

枣子可以吃了，小伙伴们跟着就来了，母亲拿起一根长竹竿朝枣子结得多、红得多的地方打上几竿，枣子真的像流星雨般扑扑塔塔落下来，小伙伴们就忙不迭地捡拾着，直到把口袋装得鼓鼓囊囊才罢休。小鸟也不甘落后，它们专挑大的、红的啄食，

啄几口，还歪着头瞅瞅四周，啾啾地叫几声，仿佛在呼朋引伴：“枣子太甜了，你们怎么还不来吃呀？”

枣子，生吃脆甜，做熟了吃更别有风味。熟吃的最简单方式，就是抓一把枣子放在筛子上蒸，蒸熟的枣子既面又甜。我最喜欢的是红枣稀饭，母亲就把枣子放在锅里兑水煮开，和了面糊搅进去，再烧开就成了。这样的稀饭嚼着枣子是甜的，喝着面糊也是甜的，我一下都能喝两碗呢。

趁着天气好，母亲还会打下一些枣子来晒干，以备过年的时候做枣花馍，做枣山用。做枣山，要先做一个小盆口大小的面饼，然后上面做出花朵状的图案，最后在各个花朵的中央插上玛瑙红的小枣，放在锅里大火蒸熟即可。枣山是除夕晚上竖着摆放在条几中央敬神祭祖的。儿子三四岁时，一个除夕，看到条几上摆放的枣山，他非常好奇，非要搬下来。母亲告诉他，那是敬献给老天爷吃的。不成想，儿子张口就来：“我就是老天爷！”我们顿时哄堂大笑，母亲无奈，也只得遂了他的愿。这事儿一直到现在，有时还被我们拿出来打趣儿子。

一年一度叶绿叶黄，枣树见证了我由草房到瓦房，再到楼房的变迁，它送走了我的父亲，母亲只身一人在老家陪伴着它。如今每年它依然硕果累累。暑气退，秋风起，母亲打来电话：“枣子红了。”我赶回家去，打了一大口袋红彤彤的枣子，分给亲朋好友共享。同时，我也没忘记快递给身居都市的儿子一份。



风土

防虎大沙塘

徐启玖

大沙塘是防虎山脚下的一颗珍珠，蜿蜒的潜南干渠宛若一条柔韧的臂膀，将塘揽入怀抱。老人们说这塘原是横跨三个大队的大水泊，防虎、姑山、李塘的田亩全靠它滋润。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干渠开挖时，切了塘，占去大半。剩下的这三四亩水面，倒像被山捧着的一块碧玉，亮得能照见云影。如今干渠的水还在清悠悠地流，只是塘边的沙滩上，再也听不见昔日热闹的锤衣声和欢快的说笑声了。

塘嘴那儿藏着个稀罕物，一块巨石上凹下筛罗大的窟窿，四周光溜溜的，窟窿眼总冒着凉水。老辈人叫它“龙眼”，说干旱时救过许多人的命，至于何时形成的，恐怕没人知晓。山溪淌下来的细沙在塘边铺了层软毯，脚踩上去不沾泥，街北头的女人们便把这当成了天然的浣衣坊。

防虎老街距此不足半里。天刚蒙蒙亮，胶鞋踏在沙地上的沙沙声就闹醒了塘。姑娘媳妇们挑着竹篮往塘边涌，成群结队跟赶潮儿似的——棒槌在篮筐边发出嚓嚓嗒嗒的响，篮子里晃悠着脏衣服、蚊帐、窗帘。岸边几块露出水面的青石是抢手货，平整而稳固，捶衣砰砰响，震得能听到山里的回音。

小二黑是这群人里的显眼包。三十出头没嫁人，家里开着日杂铺，养得一身洋气。那时刚兴港台风，她是街上第一个穿喇叭裤的，裤脚宽得能扫地。有回她戴着墨镜在街上招摇，猛地一转身，喇叭裤扫起的风卷着尘土直扑过来，惊得蹲坐在路边吃饭的老头直骂“疯丫头”。她爱干净，天不亮就来抢占青石。那天她刚把床单铺在石上，旁边就有人喊：“小二黑，快点捶，把石头让给我。”

“急啥？有本事你鸡叫就爬起来。”她手里的棒槌抡得正欢。“大小姐咱懂我们的苦啊，你在家是油瓶倒了都不扶的主。”“再不活动活动，肉都长你腰上了。”

话音未落，小二黑转身就泼了把水过去，脚底下却突然一滑——踩着个活物在动。她定了定神，伸手往水里一摸，竟拎起一只两斤多重的大甲鱼。“中午都来我家喝老鳖汤！”她扬手把甲鱼甩上岸，众人哄地围过去，七手八脚按住了扑腾的甲鱼。后来她嫁到县城，有人说见过她在菜市场挑甲鱼，总拿手指敲敲甲背，像在辨认什么。

其实，这塘与我也有缘分。那年暑假，看见粮站老丁坐在塘边钓鱼，我手心直发痒。奔回家抄起撑蚊帐的竹竿当鱼竿，在粪堆旁挖了半瓶蚯蚓，蹚过干渠的浅水，就往塘边跑去。知道钓鱼人忌讳吵闹，我远远找了处水草密的地方下钩。那时哪懂打窝子，穿条蚯蚓就甩进水里，眼睛瞪着鹅毛做的浮漂一动不动。

太阳斜斜地扎在水面上，反光像碎玻璃碴子，刺得人睁不开眼。我蹲在草丛里，如在蒸笼里一般，汗衫早湿透了，贴在背上黏糊糊的。风掠过时，水面起了皱，浮漂跟着晃，倒像是鱼儿在逗我。汗水淌进睫毛里，眼前一片模糊，趁使劲甩头的功夫，浮漂倏地往下一沉。我猛地一提竿，胳膊被拽住了——钓着大家伙了！

竹竿弯成了月牙，鱼线嗡嗡直响。我跟着水里的影子东倒西歪地跑，凉鞋丢了一只也顾不上捡。老丁见我乱了手脚，连忙跑过来接过鱼竿，牵着鱼线在塘边溜了几个来回，像逗着个撒野的娃，末了轻轻一扬，一条三斤多重的鲢鱼啪地甩在沙地上。我扑上去按住，手被鱼尾抽得生疼也不肯松。

“快抱回家，让队长看见，这鱼就充公了。”老丁往四周瞅了瞅。我揣着鱼刚到家门口，就被父亲堵个正着。他铁着脸瞪着眼，扬起的巴掌悬在半空，最后落在我屁股上：“生产队的塘你也敢钓？还敢独自蹚水过渠！”我憋着气不理他，认为父亲是个不通情义的人，此后好些天都没跟他说话。

记忆

球友

张时卫

学打乒乓球是从小学开始的。别看那时候是水泥乒乓球台，但课间10分钟，只要不下雨，乒乓球台边总是满满围着排队的小身影。水泥板搭建的乒乓球台，中间摆上砖块，就可以打球了。我没有球拍，就回家央求父亲用三合板制作一个球拍，快乐得像一只小燕子，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球拍，打起球来底气足了不少。那时候只会打挑高球，跟同学一来二去的，什么生胶打法：切、挤、推、拨、弹，什么下旋、上旋、奔球、长球，一概不知，就是打一个快乐。比赛也不论什么规则，都是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们之间的游戏，尽兴而已。

我们这代人只要在学校水泥乒乓球台边玩要过的，都能拿起球拍挥几下。参加工作后遇到一位曾在上海少年宫乒乓球队训练过的姐姐，她是手持横握拍，削球手，动作优雅，我便动了心思向她学习横握拍打法。后来因工作频频调动，条件受限，加上找不到球友，对乒乓球的热爱渐渐冷却下来。再后来偶尔有条件就打打，没有条件就不打了。直到搬家后遇到现在的一群球友，故而“重操旧业”打起来。

早先搬家，远离闹事也是冲着楼盘配有体育中心而去。结果体育中心经营不善，盘给了餐饮，真是可惜。好在小区里也有一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，里边配有合唱室、舞蹈室、乐器室、棋牌室、阅览室、书画室，当然也有乒乓球室，虽然只有两个球台，也基本能满足小区里乒乓球爱好者的诉求了。只要来到球室，无论男女老少，都显得朝气蓬勃、生龙活虎、亲切快乐，那种健康向上的氛围扑面而来。整个球室乒乓之声掺杂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我一般不赶早场，打球的人多。基本在双休日上午九点以后去，人会少点，球友男多女少，他们向我推荐小区里有一位张老师球打得很好，尤其是防守特别好，特别适合给你当陪练，我笑应。有一天果然与张老师在球室相遇，他人帅球好，很平易近人，来到球室，会照顾到每一个人的情绪，陪在场的所有人打一会儿球。他是那种低调且很有亲和力的人，待人忠厚热情，球友们都很喜欢他。在闲聊中知道他是一位退伍军人，车技好、爱书法、爱乒乓球运动。后来我们熟络起来经常约打球，他总是喂我好球，送舒服球、传递健康球，让我打得顺手、直呼过瘾，打得酣畅淋漓，纵然挥汗如雨，也倍觉精神，我打球是以锻炼身体流汗为最终目的。张老师不仅球技好，还特别细心，经常在场中休息时，为我们提供水果，给我们补充能量，真是体贴入微。有时我们也会观看小区里几位水平相当的球友进行比赛，切磋球技。对阵双方你推我挡，搓拉攻防，大战犹酣，我们在一旁观战，一边喝彩，一边点评，场上场下同样精彩，大家享受着“快乐乒乓”的乐趣。

如今政府积极倡导全民健身，街心公园里也配有很多乒乓球台，挥拍的人络绎不绝，孟浩然曾说：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。健康，从改变生活方式入手，文明，在健体强身中成长。乒乓球这项运动在我国群众基础特别好，老少皆宜，被称为“国球”。

打球不同于工作，只要往球台边一站，便成了广义上的球友。乒乓球的魅力之一，在于能让所有人站到球台的两端，在同一规则下公平竞争，暂时忘却双方的地位、财富等方面的差异，在球起球落间享受着运动的快乐。打球健身，更能结交良师益友，与他们交往，感觉舒服、长知识、展思路，轻松自然，无身心疲惫之惰性，无案牍思虑之劳役，更无患得患失之功利，每每有如沐春风之感。以球会友，收获之多，喜出望外、令人欣慰。毛泽东主席早就号召全国人民“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”，毛主席还说：“小小银球传友谊，友谊花朵遍地开。”